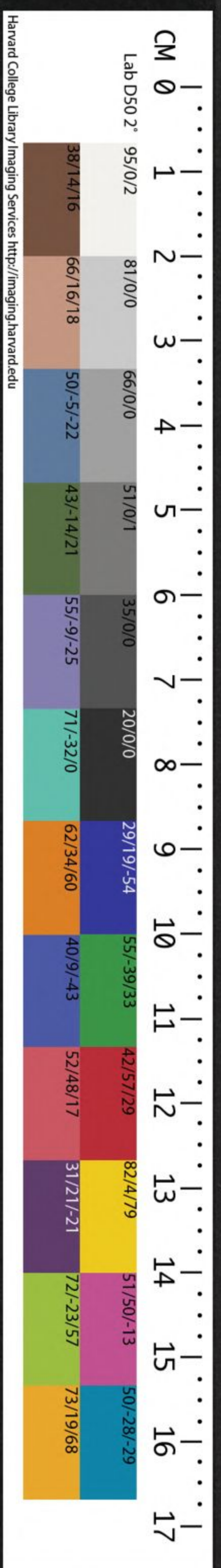


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9 1941

T2258/7922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blue rectangular border.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blue rectangular border.



逸民史卷之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漢

張良 四皓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  
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  
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  
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



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荼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

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恠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之居下邳爲任



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徃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始天授故遂後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徃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轍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揚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峽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陷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



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

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闕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哀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闕者備他盜



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

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郟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



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

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



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  
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  
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  
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  
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  
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  
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  
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

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  
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  
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遊士離其  
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遊者徒欲日夜望  
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  
下遊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  
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  
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  
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儒幾敗而公事今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印信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

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徃徃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



卽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

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卽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



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吕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澤劫留侯曰君嘗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吕澤疆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

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彼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



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子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疆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得不盡力上雖

苦爲妻子自疆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疆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疆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



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  
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  
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  
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  
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  
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  
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  
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  
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

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  
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  
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  
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  
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  
闕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  
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  
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  
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



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  
疆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  
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  
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  
吕后德留侯乃疆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  
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疆聽而食  
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  
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  
帝過滴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

侯死并塋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  
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  
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恠矣高祖離困者數矣  
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  
籌筴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  
爲其人計魁梧竒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  
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魯兩生

見叔孫通傳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蕘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卽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

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于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于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



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

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  
定死者未塋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  
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  
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  
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  
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  
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旣觀使行  
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隸會十月漢七年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

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  
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  
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  
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  
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  
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  
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  
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誼譁失



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知今日之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

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吕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



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

魯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



數中以觀采二人卽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  
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  
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  
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  
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  
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仁義之際  
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  
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  
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

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  
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  
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  
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  
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  
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  
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  
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  
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



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披髮童子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謂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

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功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



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  
治四時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  
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  
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  
不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  
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  
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  
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  
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

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古  
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  
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  
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  
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  
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  
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  
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  
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



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  
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  
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  
者之爲荼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  
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  
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  
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  
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馬池日中必

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  
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  
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  
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之成功  
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  
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  
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  
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  
驢爲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



不肖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  
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  
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  
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  
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  
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  
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  
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  
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

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  
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  
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  
哉彼久而愈安雖魯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  
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傳  
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卽位徵  
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



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  
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  
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  
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  
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  
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  
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  
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  
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  
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以若曹  
無益于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  
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于國用徒索  
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  
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  
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  
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  
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



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  
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  
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  
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  
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  
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  
爲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  
蜴上曰善賜帛十疋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

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  
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  
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  
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  
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晷朔笑之曰  
咄口無毛聲磬磬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  
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  
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  
毛者狗竇也聲磬磬者烏哺穀也尻益高者鶴



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卽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𦍋𦍋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生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𦍋𦍋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劔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

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劔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劔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



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  
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  
兔手格罷熊馳驚禾稼稻稭之地民皆號呼罵  
詈相聚會自言鄴杞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  
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阿止獵者數騎見留迺  
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  
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  
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于太后未敢遠出丞相  
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

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以  
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  
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  
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  
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塾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  
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  
詔中尉左右史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鄴杜  
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悅稱善時朔在傍進  
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



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  
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  
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蓋屋鄠杜耶奢侈  
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  
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  
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  
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北所謂天下陸海之  
地秦之所以虜西戎蕪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

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  
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  
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  
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  
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  
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  
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  
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  
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



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  
不足以危無堤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  
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  
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  
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  
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  
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  
上迺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  
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

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  
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  
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王子  
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  
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  
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  
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  
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  
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  
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  
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  
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  
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  
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  
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  
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

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  
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初帝  
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  
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  
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  
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  
馬射御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  
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  
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



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  
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  
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  
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  
宿官又有荻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  
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于足下也則安枕  
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于足  
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  
獻之上大悅更名寶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

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  
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  
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  
之禮備臣妾之使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  
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灑掃之職先狗  
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  
機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  
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  
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



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  
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  
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  
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  
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  
君董君綠幘傳鞞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  
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  
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日奉食進  
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各稱爲主人翁飲大驩

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  
于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蹴鞠劔  
客輻奏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鷄鞠  
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權樂之于是上爲竇太  
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  
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  
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  
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  
下富于春秋方積思于六經留神于玉事馳騫



于唐虞折節于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  
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  
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  
大蠹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  
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  
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  
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  
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  
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

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  
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哀至年三  
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塋于霸陵  
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  
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  
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  
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  
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下富  
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劔莞蒲爲



席兵木爲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  
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于是天下望風成俗昭  
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園起建章左鳳闕  
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綉狗馬被績  
罽宮人簪璫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  
鼓珍恠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  
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  
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  
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

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  
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  
皆敖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  
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  
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  
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  
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  
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



拾遺于後弁嚴子爲衛尉臯陶爲大理后稷爲  
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  
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李路爲執金吾契爲鴻  
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  
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  
爲水衡百里奚爲與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  
魚爲司直遽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  
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  
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侯上乃大咲是時

朝廷多賢才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見大夫  
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  
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  
之倫皆辨知閎達溢于文詞先生自視何與比  
哉朔對曰臣觀其齒牙樹頰眩吐唇吻擢項  
頤結股脚連脍尻遺蛇其述行步偶旅臣朔雖  
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  
武帝旣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  
事胡越內典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



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大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論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予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

數著于竹自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辨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予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



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  
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  
四海之外以爲帶安于覆盂動猶理之掌資不  
省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  
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  
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  
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  
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  
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門戶

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  
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  
不務脩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  
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  
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  
于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孜孜敏行  
而不敢怠也辟若鷖鷁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  
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臉而輟其  
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



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  
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  
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  
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  
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  
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  
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  
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

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我哉  
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  
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  
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恠之邪語曰以  
筮闢天以蠡測海以建橦鐘豈能通其條貫考  
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  
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  
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  
不知權變而終或于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



論其詞曰非有先生仕于吳進不稱往古以厲  
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  
年矣吳王恠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  
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  
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  
安席食不甘味日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  
之聲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  
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  
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

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  
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  
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于目拂  
于耳謬于心而使于身者或有說于目順于耳  
快于心而毀于行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  
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  
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閔龍逢深  
諫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此二臣者皆極  
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



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王之積也今則不然及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咲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爲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瑇瑁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

體說色微詞愉愉响响終無益于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于邪主之心歷于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十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味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于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與



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于湯太公釣于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

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于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于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



庖厨去侈靡卑官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  
無產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者老卹孤獨薄賦  
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  
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  
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  
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  
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  
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  
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  
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襍屏風殿  
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  
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  
非也

### 楊王孫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  
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  
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



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  
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  
苦疾僕迫從土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  
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  
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  
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  
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  
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

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  
夫厚葬誠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  
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  
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  
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  
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節外以華衆  
厚葬以鬲真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  
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  
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雖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



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殍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損財于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帛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 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請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



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  
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  
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竒異  
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  
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  
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于天下也孝  
文皇帝起于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  
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  
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

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  
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  
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薦茂  
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勵志竭精以  
赴闕庭自銜幣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  
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  
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綠間而起所以計  
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  
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



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  
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  
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  
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  
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  
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  
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  
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  
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

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  
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  
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秋以升斗之祿賜  
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  
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  
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  
也然其雋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  
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  
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  
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  
故誠能勿失其栢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  
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  
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  
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是而不可得亦已  
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  
王齊桓用其讐亡益于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  
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欲

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  
軍市也今陛下旣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  
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  
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  
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  
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  
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必曰非所宜  
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  
忠直敢而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



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  
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  
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  
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  
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  
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䟽賤令深者  
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  
之法誹謗之徵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  
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

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  
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徵金  
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  
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今之爲右當與之  
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  
魁柄使之驕逆至于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  
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  
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  
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又亡繼嗣福以



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  
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  
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  
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  
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尸牖之法坐盡  
平生之愚慮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  
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  
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

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  
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  
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  
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  
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于戶  
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  
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  
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  
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



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  
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  
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  
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  
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  
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  
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  
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  
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

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  
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十求  
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  
子孫絕不能紀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  
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  
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  
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  
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  
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



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  
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  
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  
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  
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  
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  
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  
事至元始中王莽顛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  
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名

姓爲吳市門卒云

兩龔 老父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  
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  
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人朝聞舍高名聘舍  
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  
安而勝爲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  
補吏再爲尉壹爲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才  
爲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



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開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古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甫徒光祿大夫守

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妄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日復會左將軍祿問



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卽

應之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勝窮無以對尚書卽自劾奏與常爭言洊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與議論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辨訟隋謾亡狀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爲侍郎出勝爲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爲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瑯琊



邴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太中大夫  
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  
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  
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行道  
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  
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  
復衾一祠以中牢于是干莽依故事白遣勝漢  
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大中大夫  
夫者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

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  
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  
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  
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  
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  
爲郎于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  
養志自脩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  
過出于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  
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卽楚拜



舍爲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  
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  
必縣官遂于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  
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固稱病篤天子  
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  
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  
旣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  
帥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旣  
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

存間勝明年莽遣使者卽拜勝爲講學祭酒勝  
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  
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卽拜秩上卿先  
賜六月祿直以辨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  
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  
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  
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  
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  
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



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  
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  
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  
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  
秋涼迺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  
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  
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  
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  
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

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  
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隨俗  
動吾家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  
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  
衾祭祀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  
吊哭甚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  
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  
誰勝居彭城廐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鄭子真

嚴君平



逸民史 卷二  
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  
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  
聘子真子真遂不謁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  
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  
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  
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  
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  
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  
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

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  
平德杜陵李疆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  
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  
可見而不可得謁也疆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  
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楊子雲  
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  
至今稱焉

周勰

周勰字巨勝光祿大夫舉之子而陳留太守防



之孫也少以父任爲郎自免歸父故吏河南召  
夔爲郡將卑身降禮以事勰勰耻交報之因杜  
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辭時梁冀貴盛  
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屈  
後舉賢良方正亦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  
辭廢疾隱處窳身杜絕人事門巷生荆棘者十  
餘年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客游談宴樂及秋  
而冀誅年終而勰卒蔡邕以爲知命云自勰曾  
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

李業李暈王皓王嘉任永逢信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元始中舉明經除爲  
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隱藏山谷絕匿名  
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業  
固稱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能致乃使大鴻臚尹  
融持毒酒劫業業歎曰危國不人亂國不居誠  
然乎哉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  
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  
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



畫其形像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捷爲任永君業同郡逢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青盲以避世任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

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乎目卽清淨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 譙玄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成帝永始二年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爲徵行立趙飛燕爲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成舉玄詣公車



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  
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立爲繡衣使者持  
節與大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  
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立於是縱使者  
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  
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初微之若立  
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壘君至立廬  
立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  
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

恨遂受毒藥立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前曰方  
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當  
充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許  
之立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建武十一年卒明  
年天下平定立弟慶以狀諸闕自陳光武美之  
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立家錢時亦有犍  
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厲佯狂以避之退藏  
山數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  
以授顯宗爲北官衛士令







